



冲天将军



中天將軍



冲天将军
Chongtian Jiangjun

郭元升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4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399,000 开本: 850×1168 $\frac{1}{16}$ 印张: 17 插页: 2

1984年11月第1版

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60,000

责任编辑: 修竹

责任校对: 陈文本

封面设计: 李勤学

统一书号: 10158·795

定价: 1.95元

主要人物表

黄巢：字巨天，初期为起义军黄营头领，号冲天将军，中期号冲天上将军，后被推戴为义军盟主，称齐王、冲天大将军，三入中原时又称率土上将军。

尚让：字子长，尚君长胞弟，称二将军，初为小尚营头领，中期为尚营头领，为黄巢的主要助手。

曹夫人：名毓敏，乳名七姐，黄巢夫人。

孟楷：字知节，外号虎子，黄巢部下大将。

盖洪：字子云，外号胡子，黄部大将。

黄存：字思存，黄巢从兄，排行第一，黄部大将。

裴濯：字子山，原为蕲州刺史，后降黄巢，为谋士。

黄邺：字思邺，黄巢胞弟，从兄弟中排行第三，黄部大将。

黄揆：字思揆，黄巢胞弟，从兄弟中排行第四，黄部大将。

曹师伯：字云龙，曹夫人胞弟，从兄弟中排行十二，黄部大将。

黄浩：字承志，黄巢族侄、养子，黄部大将。

尚儒：字公长，尚让族兄，尚让部谋士、大将。

曹玉娥：曹夫人族侄女，女兵头目。

曹雪娥：曹夫人族侄女，女兵头目。

葛毅：号知古，义军中老兵，黄巢中军官。

王仙芝：字公由，起义军初期领袖，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。

尚君长：名礼，以字行，尚让胞兄，尚营初期头领。

李罕之：名璞，以字行，李营头领。

柳彦璋：柳营头领。

楚彦威：楚营头领。

蔡温球：蔡营头领。

朱存：字全皋，弟兄中排行第二，王仙芝部大将。

朱 温：字全昱，朱存胞弟，弟兄中排行三，王仙芝部大将。

王 虎：王仙芝族侄、大将。

李 僖：唐朝十九代皇帝，前期年号乾符，中后期曾改广明、中和等，死后庙号僖宗。

陈淑妃：名淑媛，李僖爱妃。

王 铎：字昭范，宰相。

郑 畋：字台文，宰相。

卢 携：字子升，宰相。

田令孜：本姓陈，陈淑妃族叔，阿父、太师、知内枢密事、右军中尉，权宦。

杨复恭：本姓林，内枢密副使，假左军中尉，宦官。

杨复光：本姓乔，杨复恭从弟，太子太保、左军中尉、充关东诸道观军容使，宦官。

宋 威：平卢军节度使、诸道行营都统。

张自勉：右威卫上将军，诸道行营招讨副使。

曾元裕：银青光禄大夫、左散骑常侍、诸道行营招讨使。

高 骈：字千里，淮南节度使、江淮招讨使。

李 係：字文盛，泰宁军节度副使。

曹全晷：本名彪，外号彪子，平卢军节度副使。

王 铎：字昭规，王铎胞弟，原为汝州刺史，州破降王仙芝，后出卖尚君长等而投宋威。

薛 崇：号剥皮、蝎虎子，天平军节度使。

目 录

楔	子.....	1
一	李係赴京献密谋.....	6
二	性多猜疑遭分化.....	25
三	宦官弄权立傀儡.....	40
四	仙芝贪色中圈套.....	65
五	廷辩剿抚起内讧.....	82
六	黄巢惊闻招抚策.....	100
七	盟主议降遭屈辱.....	118
八	巨天雄词劝裴渥.....	140
九	几番拨弄为私怨.....	159
十	北进途中闻突变.....	170
十一	蒙阴遭劫山民反.....	179
十二	两军鏖战争口镇.....	199
十三	夫人困守金兴寨.....	215
十四	回救根本平土寇.....	235
十五	顾全大局释韩羽.....	250
十六	义军大败曹全晷.....	261
十七	凯旋莱芜重议兵.....	286
十八	乔装内应夺郢州.....	296
十九	黄巢一发讨唐檄.....	310

二 十	尚让称雄潁项间	327
二十一	朝廷易将战局危	341
二十二	黄浩被困龙谷岭	360
二十三	侠女仗义济困危	379
二十四	奔走游说图再举	397
二十五	重盟大洪议分兵	409
二十六	巧夺战马斗宋威	426
二十七	湖南兵败走江西	440
二十八	江西失利归湖南	454
二十九	再度议降军心散	466
三 十	内江重起辩献俘	482
三十一	献俘大典错上错	500
三十二	洪州城下犹未悔	511
三十三	黄梅路上悔已迟	527

楔 子

淅淅沥沥的连绵秋雨，刚刚停下来，翻滚奔腾的乌云，便象无边的夜幕，严严地遮住天上的星月。临颖集一带的群山，早已进入梦乡了。在这万籁无声的秋夜里，只有松涛，似乎有着永远发泄不完的忧郁和哀伤，在雨声停息之后，仍在发出老人般的叹息声，如泣如诉。使得秋意更加浓重，凉气益发袭人。

一座背风的山坳里，几堆篝火正在山林中时隐时现地闪烁着。湿柴的浓烟慢慢地向四外扩散，还不时地迸发着噼噼啪啪的炸裂声。火堆的四周，围坐着一些身佩刀剑、衣着褴褛、脸蒙征尘、精神疲倦的年轻人。他们有的在烘烤衣甲，有的往伤处敷药……就是没人说话，似乎害怕打搅了这种深夜的寂静。看来，这是一伙经过长途跋涉、激烈征战、疲劳已极的士兵。他们似乎耽心任何一声轻微的咳嗽或言语，都能耗去自己仅余的一点精力。唯有那些正在贪婪地抢吃饲草的战马，偶尔嬉戏着去啃咬同伴们一口，或炮一蹶子，因而不时地打破这种沉寂的气氛。寂静中，突然传来一阵牛皮战靴的踏地声。只见一条雄伟的二十多岁的大汉，披着一件半干不湿的斗篷，从黑乎乎的松林中走到火光所及的亮处。他默默地帮着医生给伤者敷药绑扎，给熟睡者盖一盖衣物，给快要着过的火堆添些柴禾，或者翻弄翻弄那些正在烘烤着的衣甲……最后，当他看视一个生

着短须的大汉的伤情时，就见伤者艰难地翻了一下身体，尔后用嘶哑的低沉声音说：

“黄哥，几日来，你也太累了……庞帅的数十万人马全完啦，现在全靠你呀……唔，该去歇一歇啦！看，眼睛又陷进了不少，再这样熬下去，你也挺不住啊！”

“嗯，这就歇着去！好兄弟，莫说话，安心地躺着。你也不用愁，天无绝人之路啊！”被称着“黄哥”的人，解下身上的斗篷，给伤者盖在身上，然后轻轻地叹息了一声，又向另一个火堆走去。

这个人就是庞勋的义军骑都尉黄巢，表字巨天。连日来，他带着一都（约一千人，都下辖三团）骑兵，由巨野一带向濠州（今安徽凤阳）奔驰，以解庞勋之围。可是，当他在咸通十年的九月初八，来到宿州（今安徽宿县）之北时，却从几个庞勋溃兵的口中，得知“义军兵败，庞勋投水而亡”的噩耗。黄巢与将士们抱头痛哭了一场，尔后计议着要转回嵯峨山（今河南遂平县境）去，以便召聚散亡为死难的将士们复仇。不幸，在归途上，又陷入了官兵的重围之中。经过几阵惨烈的反复冲杀，黄巢和几名校尉，方才率领着少数将士，分头突出重围。入夜后，来到临颖集一带的深山里，终于脱出险境。查点人马时，身边仅仅剩下三十二骑。

黄巢看视了一遍围着火堆取暖的将士，并向重伤者说上一两句安慰的言语。然后，便默默地离开火堆，来到树林外的高处，坐在一块卧牛石上，想要散散胸中的郁闷。可是，低沉的林涛，模糊的群峰，黝黑的夜空……这一切，不仅无助于驱除胸中的郁闷，反而勾起了千丝万缕的忧思愁绪。焦躁、烦恼、愁闷象团乱麻似的，一齐缠绕着黄巢，真是扯不断、理还乱。他的胸中如潮水般地不停地翻腾着：一场翻天覆地的大事业，

难道就这样完了吗？是天意？是民心？为何败得如此突然、惨重？仅仅是因为骄满自矜，还是用将不当、用兵不慎？到底为什么呢？……

黄巢心乱似麻、头痛如裂，在石头上坐不住，遂拭泪站起，一边在地下来回地踱着，一边在心里默默寻思：“对呀！庞帅如不骄敌，就不会去围泗州，以致徐宿（指徐州、宿州）空虚，而被张玄稔、刘巨容等乘机出卖，失去根本重地，瓦解了军心！”想着，不禁感慨地叹息一声，“唉，一人一念之差，二十万雄兵，便毁于一旦！悲乎，惜哉！”惋惜、悲愤之余，不由地顿足切齿道：“前车之覆，后车之鉴。只要我的三寸气在，誓报此仇！”……

夜已深了。挟着寒意的阵阵秋风，扫荡了弥漫天空的乌云。上弦月，静悄悄地露出了皎洁而又隽秀的羞脸；星星们，都在欢快地眨着美丽而又迷人的黠眼。

沉思中的黄巢，偶一抬头，望见漫坡经霜后的枯草，被月光辉映成一片光怪陆离的迷濛景色。而在这块被晶莹瑰丽的夜色所笼罩的大地上，却镶嵌着几块暗灰色的瑕疵，显得十分的不协调。乍看起来，好象似没有愈合的伤痕，使人顿增惆怅之感。然而，仔细寻思，却又不禁令人有所启迪。于是，心中暗道：“是啊，无暗则不知有明，无小则何以显大？是以阴晴圆缺、修短盈亏、美丑善恶，固难十全，此乃天地万物自然之理也！”想着，起身信步踱到近前一看，乃是一些性急的牧童，不等冬至便过早地放火烧荒所留下的痕迹。自己幼时也曾经放牧过牛马，深知凡是烧过的地方，虽然伤痕遍地，但在来春，青草却生发得又早又旺。触景生情，随口吟起白居易的诗句：

离离原上草，

一岁一枯荣。
野火烧不尽，
春风吹又生。

.....

吟咏间，忽然闻到了几缕随风飘来的似有若无的幽香。黄巢循着淡馨的气息，仔细地索寻：突然发现周围还残存着几株佇立于衰草败蒿间、生意盎然地怒放着鲜艳花朵的野菊，随风微微颤动，摇曳着使人神往的娇姿娜影，撒布着沁人心脾的清馨香气。奇异的景色，醉人的菊香，驱散了黄巢心头上的阴云迷雾，顿觉眼前一亮，诗兴不禁油然而生。稍作斟酌，即行低吟道：

待到秋来九月八，
我花开后百花杀。
冲天香阵透长安，
满城尽带黄金甲。

野菊那种睥睨风寒、傲视霜雪的隽永、倔强性格，感染、启迪了黄巢。使之领悟了一个深刻的哲理：人生在世，就要象野菊那样，在逆境中奋发向上，以争韶华；即使因故而中途凋谢、夭折，其香亦馨，其业也伟。想着这个发人深省的隽永之理，心中不禁充满无限的希望，鼓起了新的勇气。他似乎已于朦胧中，看到了黎明的曙光；又仿佛已经身统百万雄兵，于重阳节前杀向了京师。啊，庞帅！我要在你的周年忌日，亲手捉到唐王。

男儿欲作健，
结伴不须多。
鸱子经天飞，

群雀两向波。

.....

在阵阵高亢、粗犷、悲壮的歌声中，一小队骑兵战士，沐浴着鲜红颜色的朝晖，行进于前往渣岬山的崎岖山路上……

一 李係赴京献密谋

狂暴而残忍的朔风，似乎也同那些遭到人们唾弃、诅咒的险恶者一样，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阴暗心理：既嫉妒又残酷。每逢冬春交替的季节，总要鼓起它的余勇，竭力地呼啸于高空，疯狂地肆虐于大地，捲起高原上的积沙浮尘，徘徊于塞上、河朔、秦陇间，阻挡着春天的到来。

唐朝京畿所在的关中也同全国一样，近几年由于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，不仅百姓无以为生，就连那些无知的树木也多被剥得精光而枯死。风沙越发飞扬跋扈、不可一世了，往往弄得白昼闭户、路绝行人。即使向称车水马龙、商旅熙攘的天下辐辏——潼关、京师大道，在乾符四年^①的正月里，也因风暴沙狂而虚寥冷落了。可是，今天却有些与往不同，不但驿马络绎，而且间或杂有一二官吏，迎着阵阵扑面的风沙，快马加鞭地驰向京师。

天色傍晚，风沙将停，驿马早已过尽的时候，却又忽从潼关方向驰来一个行色匆匆、风尘仆仆的骑驴人。不知他是因为无法赶到骊山，还是由于沿途的饥乏，而突然离开大道折向路北大约两、三里处的一个小村。远望，这里似乎是一座背负渭水、西邻骊山、人畜兴旺、林烟四绕的美丽田庄；近看，却是

^① 乾符四年：即公元八七七年。乾符是唐朝的第十九代皇帝李僖的初期年号，他死后庙号僖宗。

一座周围杨柳少皮、户内鸡犬无声、草舍茅屋颓废、竹篱荆扉零落的破败乡村。见了这番景象，骑驴人不免皱了皱眉头，随口说出一句不知是出于悲天悯人、还是慷慨世事每况愈下的话来：“近畿人家，也残破如此了？看来，收拾颇难啊！”他边想着心思，边向村民借宿。可是那些蓬头垢面、瘦骨嶙嶙的老小，不是指点房舍告诉窄陋，便是指点肚腹诉说无米。最后，只有按着好心村人的指点，沿着小径向北街的破败祠堂走去。来到祠前，不料连扣数声门环，却是无人应声开门接待。他狠狠地暗骂一声“混帐！怎敢如此怠慢？”便把毛驴系于一棵枯木下，自行寻到一处破墙豁，单身爬入祠内。本想自去开门，死乞白赖地在此过夜。然而，却被西厢房内偶尔传出的几声有关时政的议论所吸引。他心中一动，立即改变主意，蹑手蹑脚地匍到窗下，隐身一堵石壁之后，伸长脖颈，侧耳倾听。

这座残破不堪的村子，一共住着二、三十户挣扎于饥饿线上的农户。一些好奇心胜的人，今晚出于对白天路上报马纷纷的反常现象的诧异，而不顾风沙严寒，勉强拖着虚弱、饥馁的身体，群聚于村北的祠堂里。这是一座朱门剥漆、画栋凋零、围墙颓废、四壁透风的祠堂，唯有看守人所居的一间西厢，在全村可算是勉强能遮雨避风的好屋。守祠老人，看到来人众多，便赶紧掸拂日间所积的尘沙，并搬凳挪几、加炭生火。大家坐定，闲话几句某某饿死、冻毙之后，就转到日间路上驿马这件事上。先是互相探询：“恐怕是又有什么变故了吧？不然，驿卒、报马怎么这样忙碌？就连那些娇贵的官儿，也不怕风沙了呢？”接着，就有人胡乱猜测：“难道又是哪里闹了什么天灾祸变？”听到这种胡猜，立刻有人反对道：“这才瞎说哩！莫说灾情，就象去年京师地震、蓝田出水那种房倒屋塌、人畜死

亡的大劫，朝廷和官府着急过吗？依俺看呀，莫不是王仙芝、黄巢他们又象去年九、十月间那样，闹到汝州和东都的近畿了？那时，也象今个的情形，道上乱哄哄的，尽是忙着传送告急文书的驿马公差！”

“有些不太象！”一位坐在正中，虽然衣着褴褛破绽、面色枯黄瘦弱，但却似乎有些身分的白髯老人，一边喘息一边慢慢说着。“去年他们打到东都近畿时，道上除了报马，还有许许多多进关逃难的王孙公子和那些有钱的大户人家！今个却都是公差，哪有逃难的？嗯，不象，不象啊！”

“那，到底是什么缘故？”有人不解地问。

那位老人喘息一阵，继续说：“嗯，想起来了。今个的情形，很象咸通九、十年^①间庞勋在徐州造反时的样子！算来，从那时到如今，已有八年啦！对，还有乾符元年^②底和乾符二年秋，王仙芝、黄巢他们攻打濮州、曹州那阵子，也象今个这种情形。吓得官府们屁滚尿流，不分黑天白日地派公差报马进京告急！啊呀，这两个人可真了不得！在庞勋遭难那个时候，他俩硬是从上百만의官兵重围中冲出来：王仙芝连踹十八座营盘，黄巢连闯二十七阵直透番兵沙陀的甲马围。你们看，了得了不得？”

一个虽然年轻但是十分消瘦的小伙子，向说话的老人问：

“三爷爷，你老人家走南闯北、贩私卖盐的许多年，可曾见过他们？听说黄巢长得青面獠牙、虎臂熊腰、身高丈二、力举十斛^③！真是那个模样吗？”

“休胡说！什么贩私卖盐的？”老人连连摆手，“好在咱

① 咸通九、十年：即公元八六八～八六九年。

② 乾符元年：即公元八七四年。

③ 斛：唐时度量单位，一斛折187.5斤。

们都是同宗本族、邻里故居的，随便说几句倒也不妨，可千万莫往外传呀！”叮嘱罢，又歇了一口气，方才说下去，“论起王仙芝、黄巢他们两个，除去跟随庞勋造反那一年不算，前后都是干着那个勾当^①的。人虽没有亲眼见过，可是同行见过的多啦，听说：他俩都是堂堂正正、七八尺^②高的大汉，尤其黄巢，还是一个识文断字的读书人，怎会是个青面獠牙的鬼怪嘴脸？其实呀，他俩为人行事还真仁义哩，最肯惜老怜贫、扶困济危！两淮、曹、宋、汝、蔡那一带的穷人，都喊他俩是转世的神佛、济世的义侠哩；许多人家还供着他俩的神位，奉为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啊！”

“俺在临潼乞讨时，听人哄传：黄巢的亲娘是梦见一隻金凤凰送子，方才有孕的。怀胎两年半，生下来却是个大肉蛋，老爹怕是妖精，悄悄找人帮他抬着扔到荒郊野外。谁料想，时隔三年，回来一个喊爹叫娘、活蹦乱跳的胖小子！三老爷，可有这桩稀奇事吗？”另一个鼓着一双大眼的瘦青年问。

“有啊，有啊！”老人连连点头，“他是凤凰送的，又是一隻奇大无比的凤凰孵出的，象楚霸王那样也是由一隻母虎乳大的。黄巢表字巨天，家住曹州冤句县赤松村，四周全都是密不透风的参天大松树。他归家后，并不肯忘却本来，就在村前的一棵几人抱不拢的千年赤松上，搭窠居住，引得许多雉凤、孔雀带着群鸟绕树飞鸣，并经常衔来一些仙果仙脯之类喂养他。不然，怎能长成一个五岁会诗文、十岁能举鼎的神童呢？！因有这些个缘故，父母便唤他作巢儿。你们想，这能是一个凡人吗？”老人见大伙儿全在静静地听讲，心中高兴，稍为喘息，便又继续说下去，“说到他的人品呀，那真是再好不过

① 那个勾当：指贩私盐的行为。当时，那是犯法的事，故不明说。

② 尺：唐时每尺，约为二十四公分，折市尺为七寸二分。

了！咸通三、四年间，齐鲁连年大旱，也象如今咱们这里一样，树皮草根全都吃光了。那时节，黄巢不过十五、六岁，就能作主把家里粮食、钱财、衣物全数拿出散给街坊邻里的贫苦人；尔后，又带领大伙去吃大户，度过一道险关大劫。为这件事儿，他还险些蹲了大牢，幸亏有人报信，方才逃脱性命。大旱的当时，无论百姓们怎样求雨许愿、礼佛拜神，可是全都不管用，天上仍是赤日炎炎、火伞当头，一点儿云丝不挂。黄巢可真急了，便去县城慈恩寺，当众于佛前发下宏愿：愿用自身赴水，化作东洋大海，尔后用海水来行霖雨，解济全郡干旱！果然灵验，当他三天斋戒完毕，正要赴水献身之际，天上立即阴云密布、电闪雷鸣，滂沱大雨顷刻而至，救活了那些行将枯死的禾苗。从那以后，州中百姓便都把他奉若神明，称为活菩萨！”

“哎呀，真是活神仙啊！”人们纷纷赞扬着，“噫，就是离咱们太远了。若能请得他来关中，该有多好呀！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！”另一些人连连点头赞成。“咱们若能熬到他来的时候，可就出了出头之日啦！唉，只怕没等到他来，咱们早就变成饿殍，填了大沟深壑啦！这年月，不是涝就是旱，再不，便是起蝗虫，钱粮更是逼得紧，怎能过活呀？”

众人，无不摇头叹息，无不愁锁双眉。唏嘘了一阵，便有一些年轻人焦躁道：“这是个鸟什么世道？不如趁着还有这口气，去找黄巢，随他造反吧！或许还能闯出一条活路呢？”当他们的吵嚷声，被各自的长辈喝止后，就又有人重新提起原话：

“白天路上的那些公差、官吏，到底忙的是什么紧急公事？”

于是，大众又东一句、西一句地猜测起来。